

〔印〕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王后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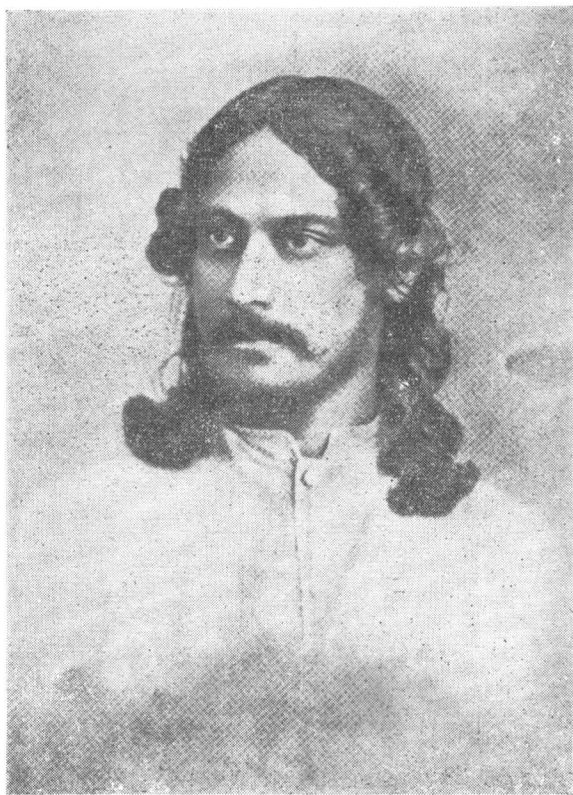


王后市场

〔印〕泰戈尔 著

董友忱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像

献 给

亲爱的绍达密妮女士*

嫂嫂，

我把我这爱的瑰宝 奉献到你那
爱的怀抱。

在纯真而静谧的幸福中 相会的渴望
将催绽你那爱的欢笑。

从遥远的异国他乡 你今天终于
返回了家园。

我伫立在门旁 准备把这爱的礼物
奉献到你的面前。

我无论远在天涯 还是近在咫尺
你总要给我戴上爱的花环；
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意 请你也把这爱意
毫不吝啬地贡献。

* 绍达密妮女士：泰戈尔的堂嫂，古伦德罗纳特(1847—1881)的妻子。

你无论远在天涯 还是近在咫尺

我总感受到你那宏大的心愿，

从遥远的异国他乡 吹来了阵阵和风

仿佛在抚弄着人们的衣衫。

请把你所有的一切 统统贡献出来

——不要忘却这爱的海岸——

就让那晨露般的爱的甘泉 默默地渗入

我那渴望的心田。

只有你的爱 在默默地向四周

散发着芳香；

你那纯洁的微笑 犹如灿烂的霞光

默默涌进我的心房。

前 言

思想一旦冲出富有内在灵感的诗境，进入外在的理想世界，它就会四处信步漫游。大概，这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吧。

处在高墙壁垒禁锢之中的思想，一旦冲出牢笼，它就会沿着五彩缤纷的生活之路驰骋。生活的画笔，当时正在散文王国里，探索着创作新画卷的种种新的经验。其中的第一次尝试，就是创作这部《王后市场》。这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一部描写人生游戏的作品，也是我在年轻时代创作的一部小说。尽管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少展现了当时生活的某些场景，但毕竟未能摆脱木偶式的呆板模式。小说中的人物显然是不够丰满的，他们只是被限制在一定模式里的装饰品。今天如果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部小说，你就会觉得，它好似一个初学绘画的生手绘制的一幅图画，在那里并没有留下精确思想的熟练手迹。然而，在儿童的游艺室里，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以自己的丰富想象，沿着理智顺利发展的道路，罗织了种种故事，从这些故事中透出最初思想的一些艺术火花。

这部作品也常常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下述事实就可以证

明这一点：这部作品发表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般吉姆^①写来的一封赞扬信。由于我的一位朋友的疏忽，那封用英文写成的信已经遗失。般吉姆在信里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那本书虽然是一位年轻人的试笔之作，但它却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才华。般吉姆没有非难这部作品，相反，他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发现了这部作品中蕴含的情趣。因此，他才突然想到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写这样一封信。后来的结果当然他是不知道的，但这部作品当时确实给般吉姆带来了希望和慰藉。他的这封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关于这部作品，还有一点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随着国货运动的迅猛发展，布罗达巴迪多一时被推崇为孟加拉邦的典型英雄。现在当然没有人再这样看待他了。那时候我搜集到有关他的一些史料。这些材料使我确信，他是一个蛮横无理而又凶狠残暴的人。他对德里统治者表现出一种愚蠢的傲慢态度，可是他又没有力量与之抗衡。除了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后来人再也没有他那种骄傲的品格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一鼓作气写成了这部书。当时人们对他已不再顶礼膜拜了。

① 般吉姆：印度孟加拉语著名小说家，是对青年泰戈尔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泰戈尔十分喜爱他的作品。

目 录

王后市场.....	(1)
贤哲王.....	(198)
译后记.....	(374)

第 1 章

仲夏。已经夜阑人静。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杰索尔国王布罗达巴迪多的长子乌多亚迪多，正坐在自己卧室的窗下，身边是他的爱妻苏罗玛。

“亲爱的，你要忍耐，要耐心地等待。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到你的身旁。”苏罗玛说道。

“我不需要什么幸福！”乌多亚说，“假如我不生长在这个王族世家；假如我不是王子，而只是杰索尔国君一个小小臣民的后代；假如我不是国王的长子，假如我不是王位继承人，假如我不是国王的财富、尊严、权势、骄傲的继承者，那么，我该多么幸福啊！可是，修什么样的苦行，才能改变这一切呢？”

苏罗玛心里十分难过。她伸出两只小手，紧紧握住王子的右手，凝眸注视着王子的脸，舒缓地叹了一口气。为了实现王子的心愿，她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眼下即便献出了生命，她也不可能满足王子的心愿。她为此感到很痛苦。

王子说道：“苏罗玛，正因为我出生在王族之家，所以才感受不到幸福。我知道，一个人一旦出生在王室，人们就会把他

看成王位的继承者，而不是把他看做一个普通的孩子。从我童年时代起，父王就时刻都对我进行考验：我能否保持住他争得来的荣誉和尊严；我能否为王族的门庭增光添彩；我能否承担起国王的重任。我从没见到过他的慈祥面孔，他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亲人、大臣、王室侍官、臣民百姓都在琢磨我的言行，猜测我的未来命运。许多人都在摇头，他们说我不能在危机的时刻保护王国。我愚蠢，我什么也不懂。大家都在蔑视我，父王已开始讨厌我。他对我完全失去了信心，也不再理睬我了。”

苏罗玛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她说道：“啊！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呢！”痛苦和愤怒一齐袭上了她的心头。她接着说，“那些认为你愚蠢的人，才是真正的蠢人！”

乌多亚迪多莞尔一笑，用手轻轻托起苏罗玛的下颏。他一边抚摸着她那因愠怒而涨得绯红的面颊，一边严肃地说：“不，苏罗玛，我的确缺乏安邦治国的才华。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在我刚满16岁的时候，父王让我去学着做事，就把治理霍申迦利乡的重任交给了我。6个月过去了，可是那里还是一片混乱，税收减少了。臣民百姓都开始为我祝福，可是官吏们却跑到父王面前控告我。宫廷里的文武百官一致认为，我虽然深受臣民百姓的爱戴，可是永远也学不会统治国家。从那以后，父王就再也不理睬我了。他常说：‘这个王族的败类，简直就象统治拉伊戈尔的叔叔博松多·拉伊一样，他只会弹琴、跳舞，损害王国！’”

苏罗玛说：“亲爱的，你要忍耐，要耐心地等待。不管怎么

说，国王毕竟是你的父亲。现在他一心想扩大王国的疆土，增强王国的实力，因此，他心里才没有爱的位置。一旦他的愿望得以实现，爱就会在他的心目中不断增强。”

乌多亚迪多王子说：“苏罗玛，你敏锐聪慧，具有远见卓识，但是这一次你可估计错了。第一，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第二，父王的国土越扩大，财富越增多，他就越害怕失掉他所拥有的一切。国务越重，他就越发认为我不能治理王国。”

苏罗玛并没有估计错，错误在于她的信念。信念往往会破坏人的理智。她诚心希望能出现那样一种美好的局面。

“由于无法忍受周围那些怜悯的施舍和蔑视的目光，我常常跑到拉伊戈尔爷爷那里去，而父王一次也没有去找过我。啊，两个地方，真有天壤之别！在那里我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我可以到臣民的茅屋里去作客，也不必日夜穿戴王子的服饰。你可知道，在爷爷管辖的那个地方，既没有悲伤忧患，也没有残酷的争斗。爷爷喜欢唱歌、弹琴、娱乐，那里处处充满欢乐、友爱和安宁。我一到那里，就忘了我是杰索尔王国的太子。这是由于过分兴奋而形成的错觉。后来，我逐渐长大了，在18岁时，在拉伊戈尔正值春光明媚的时节，那里春风习习，周围一片翠绿的树林。就在那个春天，我遇见了卢克密妮。”

苏罗玛说道：“那件事我已经听你讲过多次了！”

乌多亚迪多接着说：“你再听一次吧。我常常觉得，我所讲述的每一句话都在刺扎着我的心。如果我不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在我对你讲述那件事时，我感到既羞愧又痛苦。正因为如此，我才一再想向你讲述那件事。当

我不再感到羞愧和痛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罪孽已经赎尽，到那时我也就不会再讲述它了。”

苏罗马说：“亲爱的，你有什么罪孽可赎呢？即便你有罪孽，也只能责怪罪孽本身，而不能怪罪你。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难道天神还看不透你的心吗？”

乌多亚迪多继续说道：“卢克密妮比我大3岁。她是个孤苦伶仃的寡妇。爷爷出于对她的同情，就让她住到拉伊戈尔城里来。我已记不清，她到底用什么就立刻把我迷住了。当时我心里就象中午的太阳一样炽热。如此强烈的炽热，使我迷惑了。周围的世界仿佛笼罩在光芒四射的雾霭之中。我全身的热血仿佛都涌到了头上；一些怪诞不经的事情也觉得不足为怪了；更分不清道路的好坏、方向的对错了。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在这以后也再没有过这种感觉。只有宇宙之神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他才在一天之内唤起整个宇宙来反对我这颗渺小、软弱而又无知的心灵！整个有机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将我那颗小小的心灵引入了歧途。只是一瞬间——一点儿也不长——整个外部世界的这种一瞬间的可怕的一击，一颗脆弱的心灵立即被击碎了，于是这颗心灵便即刻倒在了尘土上。而当它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这颗心灵沾满了尘土和污垢——这种尘土污垢就再也抹不掉了，再也洗不净了。噢，天神！我这是干了什么事呀？刹那间，这种罪过就把我这纯洁的一生全部玷污了，白昼变成了黑夜！在我那心灵的花丛里，绽蕾溢香的洁白的茉莉花也仿佛由于羞愧变成了昏黑的颜色。”

乌多亚迪多那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润，一双大眼睛睁得更

大了，他全身颤抖着，犹如触了电一样。苏罗玛怀着一种激奋而又痛苦的复杂心情，说道：“我求求你，亲爱的！不要再讲下去了！”

乌多亚迪多继续说：“我全身的血液逐渐冷却下来了，这时我才看清周围世界的本来面貌。当我意识到，我所遇到的一切并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红眼醉汉所做的一场朦胧的噩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时候，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我的堕落实在太深了！我简直是在一个最黑暗的深夜睁着眼睛跌入了万丈深渊。爷爷曾多次亲切地叫我回到他那里去，可是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到他身边去呢？于是我不得不离开拉伊戈尔城。爷爷见不到我，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三番五次地派人来请我，可是因为我十分恐惧，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后来，他老人家就常常亲自来看望我和妹妹碧帕。爷爷从没对我讲过一句使我难堪的话，甚至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

乌多亚迪多笑了。他那双充满甜蜜爱意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凝望着苏罗玛的脸。苏罗玛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因此，她就低下头来，感到有些局促不安。王子在她身边坐下来，用双手托着她的面颊，把她低垂着的头抬起来，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肩上，然后抽出左手搂住她的腰，一边平静而亲切地吻着妻子的面颊，一边问道：“苏罗玛，你说说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有这样一副闪耀智慧之光而又充满温情爱意的纯洁娇媚的笑脸呢？我又怎么能指望那种深沉的黑暗会自行消散呢？你就是驱散那黑暗的朝霞！你就是我的光明！你就是我的希望！你用什么咒语驱散了我周围的黑暗啊？”王子一次又一次地吻着

苏罗玛的面颊。苏罗玛一句话也说不出，眼睛里滚动着幸福的泪花。

王子说：“从那以后，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平生第一次从你口里听到，我不愚蠢。我相信你所说的话，也能理解你说过的话。是你开导我说，智慧并不象幽暗的小径那样曲折蜿蜒、高低起伏，恰恰相反，它犹如一条康庄大道，笔直、平坦而宽广。从前，我仇视自己，蔑视自己，什么事情也不敢做。我的心灵常常对我说，这样做是对的，可是自我怀疑的幽灵却又在说，这样做也可能不对。我可以忍受人们对我的种种责难，但是我自己却从来不去思索什么。自从你走进我的生活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有头脑的人了。我长期来都不被人理解，是你把我解救出来。苏罗玛，是你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扉，如今凡是我的心灵认为是美好的东西，我就立即努力去实现它。我对你是这样的信赖：只有你相信我，我才敢相信我自己。你这优美的身体竟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力量！这力量使我成为一个强者。”

苏罗玛怀着无限眷恋的深情，紧紧偎依在丈夫的怀里，她用一种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目光望着王子的脸。她那双眼睛仿佛在说：“除了你，我一无所有！你就是我的一切啊！”

从童年起，乌多亚迪多就遭受亲人们的白眼，所以，他喜欢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向苏罗玛讲述那个已经讲过上百次的生活轶事。

乌多亚迪多说：“苏罗玛，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啊？一方面，宫廷里的官吏们都在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望着我；另一方

面，我的母后又在责骂你，甚至宫娥侍吏对你都不尊敬。我又不好向别人去诉说，我只好沉默，只好忍受，你虽然性格刚强，可是你也只好默默忍受。我不但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反而让你替我忍受耻辱和痛苦！我有时想：与其这样，倒不如当初我们不结婚。”

“你在说什么呀！正是在这种时候，你才最需要我苏罗玛。在充满幸福的时候，我又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在幸福的时刻，苏罗玛只不过是一种娱乐品，是一种玩物。只有在需要我们抑制痛苦的时候，我心里才产生这样一种幸福感；我才觉得我对你是有用的。我能为你忍辱负重，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承受全部苦痛！”

王子沉默了片刻，又说道：“我并不是只为自己着想。一切痛苦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你为什么要为我忍辱负重呢？你作为我的爱妻，在我痛苦的时候来安慰我，在我疲倦的时候安排我休息。可是我作为你的丈夫，却不能为你摆脱羞辱！你的父亲作为斯里布尔的国王，不愿意承认我父王的霸主地位，不愿意做杰索尔的藩属。因此，我父王才对你表现出一种轻慢的态度，他想以此来显示他的高贵。即使有人侮辱你，他也不闻不问。在父王看来，他能把你娶过来，作为他的儿媳妇，这对你就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有时我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就想抛弃这里的一切，带着你出走。如果不是你在阻拦，大概，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夜已经很深了。许多晚星已经坠落，许多夜星又开始升上中天。从远处的城门口传来了卫士的脚步声。整个世界都沉睡

了。城里的万家灯火都已熄灭，家家关门闭户，街上偶尔窜出来一两只胡狼，路上不见一个行人。乌多亚迪多寝宫的大门也已经关闭。突然，有人在外边敲起门来。王子急忙把门打开。

“碧帕，是你？出了什么事？这么晚你来干什么？”

读者们早已知道，碧帕是乌多亚迪多王子的妹妹。

碧帕说：“我觉得好象出了什么可怕的事！”

“出了什么事？”苏罗玛和王子不约而同地又问道。

碧帕吓得浑身发抖，她低声地述说着。讲着讲着，她就讲不下去了，最后终于哭起来。

“哥哥，这可怎么办呀？”碧帕哭诉道。

“我马上出发！”乌多亚迪多回答说。

“不不，你不能去！”碧帕说。

“为什么，碧帕？”乌多亚迪多反问道。

“父王知道了，怎么办？他要是生你的气，可如何是好？”碧帕担心地说。

苏罗玛说：“碧帕，难道现在还顾得上想这些吗？”

乌多亚迪多披上外衣，带上佩剑，就要动身。碧帕拉住哥哥的手，说道：“哥哥，你不要去，派个人去吧！我非常害怕。”

乌多亚迪多说：“碧帕，你现在不要拦我，来不及了。”说完他就立即走了出去。

碧帕拉着苏罗玛的手，说道：“嫂子，会出事吗？如果父王知道了，那可如何是好？”

苏罗玛说：“还会出什么事呢？我觉得，父王对你哥哥的爱已剩下不多了。而且，就连那么一点点也已要耗尽了，那么，

对于你哥哥来说也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损失了。”

碧帕说：“不，嫂子，我现在很害怕。我担心父王会严厉惩罚哥哥的。如果父王惩罚他，那可怎么办呐？”

苏罗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相信，天神会特别保佑世界上那些无人关照的人们。噢，神主！愿你的名誉不被玷污。请不要让我丢掉这种信念啊！”

第 2 章

“大王陛下，那件事会顺手吧？”大臣问道。

“哪件事？”布罗达巴迪多反问道。

大臣回答道：“昨天陛下命令办的那件事。”

布罗达巴迪多厌恶地说：“今天我命令办什么事啦？”

“关于陛下叔父的事。”大臣说。

“关于我叔父的什么事？”布罗达巴迪多更加厌恶地反问道。

大臣说：“陛下曾发命令：当博松多·拉伊前往我们杰索尔的途中，即在什穆洛多利客店停留的时候，就……”

“就怎么样？你把话说完嘛！”布罗达巴迪多皱起眉头说。

大臣：“就派两个帕坦人去……”